

程
浩



生命之残酷，在于其短暂

生命之可贵，亦在于其短暂

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CHINA NORTHERN UNIVERSITY PRESS



程
浩
伯爵在城堡



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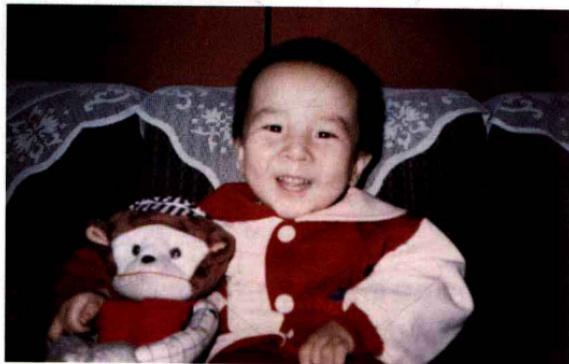
·桂林·



想象另一种可能

理
想
国

imaginist



两岁，那时小不懂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拿个玩具猴子都可以一个人开心地玩好久。



程浩和妹妹

我对妹妹十分愧疚。如果她有一个健康的哥哥，肯定会受到更多的宠爱。作为哥哥，不能去保护她，反倒要她来照顾我。

——程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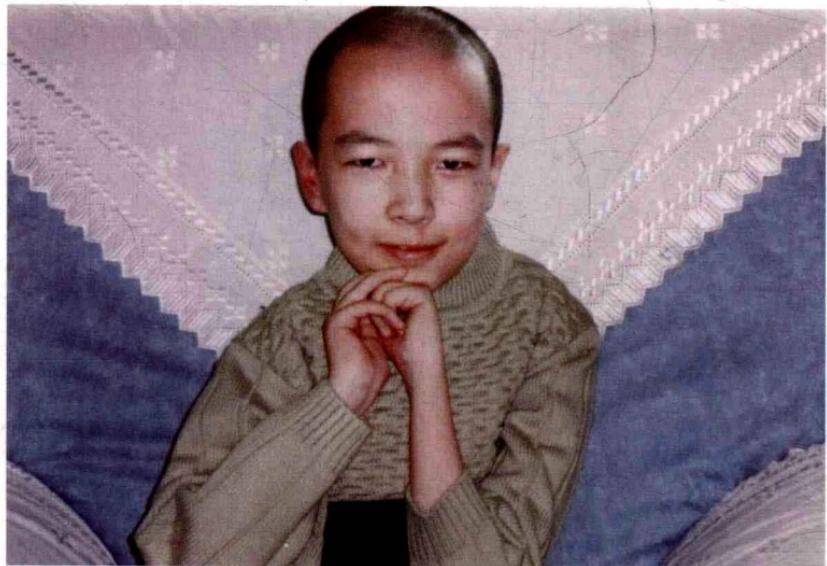


六岁生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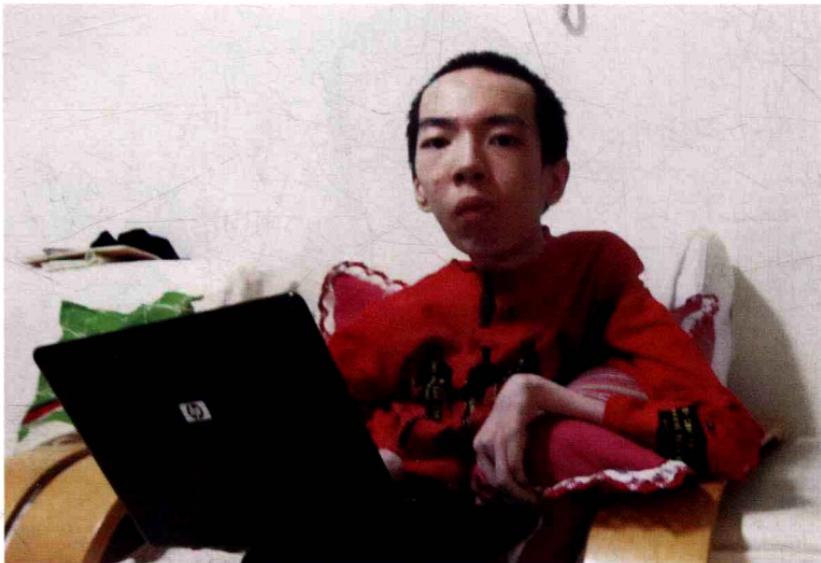
在石河子的酒店过生日，那时还能自己坐在凳子上，那时还比较喜欢过生日，后来逐渐长大，对生日开始有点抵触，喜欢越简单越好。



8岁。程浩第一次和家人去石河子南山滑雪，不能自己坐，所以爸爸抱着他玩的爬犁子，那天他玩得好开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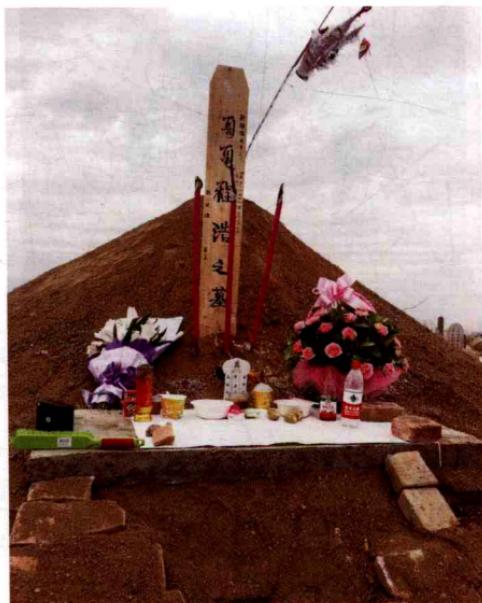
14岁，已经成为多思的少年。此时已不能坐，四周都是用被子、枕头垫起来的。



2013年3月，为《昂起头的艺术》而拍摄。这是长大后少有的照片，因身体原因自己不再愿意照相。



2013年8月18号，带着呼吸机依旧微笑的程浩，
三天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

纵然你是一代天骄，坐拥天下，到头来不过化作一杯黄土；

纵然你是绝代佳人，艳冠群芳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具白骨。

但是，难道因为死亡是人生的终点，

我们就要放弃生命的过程吗？

——程浩

写在阅读之前

2013年8月21日，一个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——20岁的程浩在边地的小城猝然而逝。

母亲在他的电脑里，整理了他生前所写的44万字，有专栏文章，有日记，有读书笔记，更有大量的未完成的作品。这些作品，都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用鼠标一下一下点出来的。

生前，他曾梦想着有一天能出版自己的作品，现在实现了；生前，他默默无闻，如今，他用生命写就的句子，被一轮一轮地转发。

他说，没有人像他这样，把活着当作一种事业。他是一个“职业病人”，“除了读书、写字、生病外，一无所长。”

但，正是阅读拯救了他。十一岁时，他已不能坐，常常几个月也不出一次门。他在自己的一方斗室中，刻苦地阅读，“读书十年，我收藏的各类电子书约有两万余部，经我亲自校对修订的也有几百部”，读书，写字，让他完成了对生命的救赎，让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世界。

本书是他各类专栏文字、知乎机智回答、书信、短小说的文字结

集。此外，还收入了一篇完整的读书笔记，他妈妈说，真希望在校的中学生、大学生看一看；他对近百本图书的点评，充满了个人的独到见解，也展示给大家。

目录前有一篇序，原为程浩给朋友的一封邮件，只有落款和日期，没有收件人，出版时一字不改，作为程浩的自序出现，并以逝者的愿望，作为书名；书中所有的加黑，都是程浩文稿中自己加黑的，未作增删；正文第一篇和第二篇，原为知乎的问答，我们保留了其本初的风貌，以期读者直接与其相遇。

在其诸多散杂的文字中，有一份 2013 的年度计划清单：

- 1、阅读 10 部关于西方哲学的著作
 - 2、阅读儒、墨、道、法等学派的主要著作
 - 3、阅读各类畅销书 50 部
 - 4、学习新概念英语全四册
 - 5、学习英语 500 小时（共 1000 小时）
 - 6、写下 50 份读书笔记 + 思维导图
 - 7、写下 50 部短篇小说
 - 8、写下一部长篇小说
-

他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力量。

交到我们手中的，还有一部十余万字的日记，日记写于 2009 年

一次濒临死亡的状况后，记录了程浩 16—20 岁的生命光影。日记中少有鸡毛蒜皮、人生琐事，多为对生命、对人世的反刍与思考，记录了无数让他内心激荡的段落和时光。之中有少年维特般的烦恼，有对人性的感慨，有对命运的嘲讽，有对自己严苛的鞭策……他在几年间，迅速成长成熟。日记将随后出版，除了个别错字，出版时几乎未改。我们希望呈上一个完整的生命印迹。

这些句子仍在传播，仍然让无数人唏嘘：

“真正牛逼的，不是那些可以随口拿来夸耀的事迹，而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。”

“幸福就是一觉醒来，窗外的阳光依然灿烂。”

“也许我们无法明白‘活着’的意义，但是我们已经为‘活着’付出了太多代价；也许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但是我们已经为梦想流下了太多泪水。我们能做的，仅仅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，绝不能回头。天堂未必在前方，但地狱一定在身后。”

“生命之残酷，在于其短暂；生命之可贵，亦在于其短暂。”

“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字是时间的凝固、生命的延续。我们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，但我们的精神，将在这些文字中永存。”

愿生者快乐，逝者安息。

编者

2013 年 9 月

世界上最强的少年

蒋方舟 / 文

几个月之前，就在“知乎”网站上，读过程浩那个著名的回答：“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？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”

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还不到20岁的人生：一出生就没有下地走过路，被医生判断活不到五岁，家人多次收到病危通知书。

震动我的，是他写道：“命运嘛，休论公道！”

这句话史铁生也说过。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，抱怨过自己承担的比他人多，获得的却比别人少。然而面对史铁生，面对程浩，我们并没有资格妄论命运。

“这往下，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，不管怎么样。因为除此之外，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生存之路，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。”村上春树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里这样写道。

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少年，除此之外，程浩没有其他的选择。

我曾经试图揣摩和代入程浩的命运，去模拟病榻上度过的童年

与青春、去想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崭新的疼痛。我发现，自己能够想象的，只有肉体崩坏带来的痛苦，却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他的心理活动：每天晚上睡去之前对第二天能否醒来的忐忑、每早起床看到太阳依旧升起的喜悦、他对母亲的感激与歉疚，以及敏感地察觉到母亲对这种感激愧疚的反应时，心中涌起的复杂情绪。

——这么多微小的涟漪，是他人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而最悲哀的是，连身边最亲的人都无法感受。

程浩身边最亲的人，大概是他的母亲。他把医生预言的死亡时间推后了15年，他的母亲常常把这称之为奇迹。

程浩却说：“老妈特别喜欢把这些没有变成现实的预言挂在嘴上，就好像奇迹说得多了，就会真的发生奇迹一样。”

很多人会用“积极”“乐观”来形容程浩，但我想，这都是旁人理所当然的想法，轻率得近乎粗暴。奇迹也好，希望也罢，这些都是疗效甚微的镇痛剂，敏感如程浩，怎么可能轻易被这些词说服？

大象死前半个月，会意识到死亡已经找上来，然后孤独和平静面向它、走向它，这是动物性的生命本能。

死亡、恐惧，当我们谈论这些词语时，我们在讨论遥远的时空以外、目光尽头的一件事物。对程浩而言，那却是生活里扑面而来的每个细节。